

蓬山子集卷二

知皆擴而充之矣

劉清源

端以擴而充、特難爲不知者望也、甚矣非擴無以充而非知且並
無以擴也、皆擴而充之、是所望於知之者、且以人心各足之理、而
甘讓美於先王、人自謂其不能也、而吾直謂其不知、何則、先王之
本是心而發爲政也、知已在行中、而今人之推是心而識其端也、
行卽在知中、有四端於我端也者、從其未充而名之者也、心不待
充而心之端待於充、有於我而曰端、則明明其可充者也、心之端
可充而端不能自爲充、端而有於我、則明明待我充之者也、特患
木之知耳、然而知充者、固不敢遽言充也、欲其充、先欲其擴、先王

之心不擴而自充。今人之心未充。則先擴端之量。以充而盈。端之境。先以擴而開也。此擴而充之之說也。而誰其知之。然且知擴而充者。不容有充有不充。即不容有擴有不擴也。欲其擴而充。尤欲其皆擴而充。有一未擴。不可謂充。有一未擴。且不可謂擴。端之境。以擴而開。端之類。實以皆擴而盡也。此皆擴而充之之說也。而誰則知之。如其憬然生悟。謂有其端而無事於擴。擴其端而不足以充。舉非吾心所敢出也。則同也。不知擴而充。今也知擴而充之矣。雖知擴而猶未。即擴知充而猶未知充。而識力之所至。總無停機。如其澄然內照。謂擴之而不必其皆擴。充之而不必其皆充。仍非

吾心所敢安也。則向也。不知皆擴而充。今也。知皆擴而充之矣。雖知擴而未卽一擴。無不擴。知充而未卽一充。無不充。而神明之氣。照具有全量。火然全達。是所望於能之者。

只用拆字法而清空一氣。透快絕倫。文之善於鍊局者。 乾圖

若火之始然

劉清源

始然不足以盡火日新之機可想矣夫火以然爲性而始然則火之端也知充之機不已可想乎且心於五行火也先王以心爲火而然之以政德輝之遠被不知其所自終又焉知其所自始哉知擴而充者不然方其未知而端之未嘗或熄者惻然不昧之體晦而能明及其一知而端之不容自闕者萬理畢照之心觸然即發然則心一火也心之擴而充一火之然也無所擬諸其若火之始然乎然者火之性於未然而知有所以然者存則火之非由外鑠也火始然而火不使於然也始者火之端於始然而知其有未然

者存則火之薪傳靡盡也火始然而火不窮於然也鑽燧亦然燧
物亦然一然一火而火且然火以一火然衆火有擴象焉而方其
始然則端也燎原亦火烈山亦火以火然火而一然皆火然火
爲一火有充象焉而肇於始然則端也然則知擴而充者可知日
知其擴而猶未擴知其充而猶未充則燭火之微明也燭物一隅
其亦火之下見乎擴之而不能已於擴充之而不能已於充則離
火之得中也明照四方其卽火之運掌乎則有爲之幸者幸其始
然也光昭之體不盡於始而實具足於使膏而沃之形者益著熾
而揚之燄者愈明火而始終必有無不然者矣燄燄不滅炎炎若

何天下之不可恃。而可恃者其若火之始然也。夫則有爲之危者。亦危其始然也。光被之量。見端於始。而非卽觀成於始。障而蔽之。明者以昏。熟而撲之。熾者亦熄。火而始然。或有不終然者矣。燎之。方揚。猶或滅之。天下之可恃而不可恃者。其若火之始然也。夫。

印泥畫沙理境上乘

受業陳光甲識

矢人惟恐亦然

劉清源

心隨技轉不獨徵之於矢函也蓋其人異其心卽不得不異矢函固然而非惟矢函然也此孰伊之然耶且夫習與性成之說天下事亦何在不然哉一藝至微身入其中而其心頓異夫乃嘆性爲習易其惟所轉移而不知且知焉而已無如何者天下事大抵然也豈惟矢人豈惟函人而顧謂矢人不仁於函人者正自有說其未業矢未始不可爲函人而矢其人則矢其心矣惴惴焉惟恐不傷人想矢人有不得不然者惟矢人自爲之則亦惟矢人自知之也其未業函豈知其不爲矢人而函其人卽函其心矣惴惴焉惟

恐傷人想函人有不得不然者惟函人自爲之則亦惟函人自知之也然而惟恐傷人之心函人知之不必函人而亦知之矣函人之外復有巫巫非函人而其心一函人之心是亦一函人而已矣惟恐不傷人之心矢人知之不必矢人而亦知之矣矢人之外復有匠匠非矢人而其心一矢人之心是亦一矢人而已矣矢人以心爲矢殉異哉矢人之自外於仁也而不爲矢之矢人乃亦從而甚其孽函人以心爲函用幸哉函人之有托於仁也而不爲函之函人乃亦起而尸其功觀於不爲函之函人吾益知函人矣向使巫而不終於巫易其爲巫之心以爲匠其惟恐不傷者當亦不讓

於○天○人○而○巫○乃○早○鑒○及○此○也○則○夫○天○下○之○不○嗜○殺○人○者○皆○作○函○人○
觀○焉○可○也○觀○於○不○爲○矢○之○矢○人○吾○愈○惜○矢○人○矣○假○令○匠○而○不○安○於○
匠○移○其○爲○匠○之○心○以○爲○巫○其○惟○恐○或○傷○者○當○仍○無○異○於○函○人○而○匠○
乃○一○誤○至○此○也○則○天○天○下○之○動○於○殺○機○者○皆○伯○矢○人○觀○焉○亦○可○也○
豈○獨○巫○匠○亦○然○也○哉○

銘鑄無痕機軸一片而筆意之輕圓殆能揮掉隨心化境也
局緊機靈筆七跳脫

幹園

醫來

劉清源

來者之爲醫也。王疾真不可醫矣。夫醫孟子之疾。惟有齊王一來耳。王不來而使醫來。王疾殆不可醫哉。且自齊王使人來而孟子疾。孟子之疾所以醫齊王也。所以醫齊王而使王來也。而王猶不知就醫於孟子。而反欲使人醫孟子。於是乎王不自來。王使醫來。夫孟子之疾。王之外固無醫耳。假令王幡然改悟。式處士之廬。修弟子之禮。以弓旌爲藥石。以拜謁爲鍼砭。以悔過謝罪爲起死回生之方。以致敬盡禮爲勿藥有喜之效。吾知孟子之疾不醫而自愈。王固孟子良醫哉。且王亦胡不來就孟子一醫其疾乎。孟子者。

國醫也。王之疾非孟子亦不能醫也。王之平日特崇高之勢則有。挾貴之疾忽乞憲之文則有。哂者之疾侮賓師之尊則又有不能。受業之疾以至富強功利錮蔽日深臣諂君驕不可救藥處萬萬。不得不醫之疾而不一就醫於孟子吾方懼其病入膏肓不可爲。也。王不來而使醫來無論王不可醫卽孟子之疾亦豈醫所能醫。何則使醫而爲良醫者必知孟子之疾在王之不來而不在醫之。來且知醫孟子之疾惟在王之來而無庸醫之來於是乎不醫子。子先醫王。王以下賢而王來矣。醫王以圖治而王不得不來矣。醫王以能自得師而王不敢不來且不敢復望孟子來矣。如是以。

醫王而王疾愈卽以王爲孟子醫而孟子之疾亦愈見不及此王
不來而醫來是醫也非良醫庸醫也無論不能醫孟子適以痼王
之疾而使終不悟也君子謂齊王於是乎真不可醫

以題爲症以文爲醫洞見五臟癥結故無妄下之劑而筆筆空
靈筆筆老辣則尤虛堂寫痛快也星海運老夫子

凡題無可著筆須從上下文生清如此題果寫題面有何意思
且醫學可以點染來字易於落空文將二字回環諦觀照定上
下文兩就字爲來字開出生面無數波瀾其著意却在無字句
處讀者當自得之膠西薛維錦

意極刻苦。筆極堅厲。語極靈變。通篇直如生鐵鑄成。煙印神謹。